

都市激情广场

张喜华△著

男人本性

N A N R E N B E N X I N G

坦率真诚的男性叙述
激情和冷漠的交织冲突
爱是男女永不断绝的幸福源泉

漓江出版社

男人本性

NANRENBENXING

张喜华△著



漓江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男人本性/张喜华著.—桂林:漓江出版社,2004.8

ISBN 7-5407-3205-9

I.男… II.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072392号

男人本性

作者◎张喜华

责任编辑◎陆汉波

封面设计◎石绍康

出版发行◎漓江出版社

社址◎桂林市南环路159-1号 邮编◎541002

电话◎(0773)2821573 2863956(营销部) 2862090(邮购)

传真◎(0773)2821268 2802018

E-mail:ljcs@public.gpptt.gx.cn

http://www.lijiang-pub.com

印制◎桂林漓江印刷厂

开本◎890×1240 1/32

字数◎250千字

印张◎11.25

版次◎2004年9月第1版

印次◎200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书号◎ISBN 7-5407-3205-9/I·1949

定价◎18.00元

漓江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随时与工厂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
第三章	/ 20
第四章	/ 33
第五章	/ 52
第六章	/ 67
第七章	/ 84
第八章	/ 104
第九章	/ 122
第十章	/ 129
第十一章	/ 143
第十二章	/ 160
第十三章	/ 178
第十四章	/ 191
第十五章	/ 210
第十六章	/ 225
第十七章	/ 239
第十八章	/ 247

第十九章	/262
第二十章	/277
第二十一章	/290
第二十二章	/302
第二十三章	/316
第二十四章	/330
第二十五章	/339
后 记	/351

第一章

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想象到的生活永远不如体验到的生活，体验到的生活又无法和亲历过的生活相提并论。

既然我是个女性，我永远都不可能亲历男性们在性生活、在婚姻爱情、在生活诸方面的心理和生理感受，那么，就让我们来听听一个男人的自述吧！

这个男人名叫于杰，是个在常人眼里不算高雅的男人，但是他真诚、直白、坦率，或许，他对女人的情感和身体的感受能代表一些男人的本性。

下面便是他的自述。

我从来就不是一个正人君子，因此，我的生活中离不开女人，离不开女人给予我的爱的抚慰和性的浪漫。

三十岁之前，我的爱情简历上一片空白，但我并不寂寞，因为我一直生活在无限的对爱情的幻想和渴望之中，我一直坚信我幻象中的

爱情随时都可能变成我生活中的现实。

三十岁时，我经历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女人。随着童贞的失去，我身体里聚集的雄性激素逐渐启蒙了我体内的原始动物性。

我对女人的要求很复杂。一方面我希望她像神女一样圣洁，用她特有的爱的多样性来满足我在不同时候的心理和生理需求；希望她能巧妙地运用她多情的身体语言来充实我胸膛之中的能量和魄力，托起我心潮中那个可以照亮我身心和前程的太阳。另一方面，在床上，我又希望我圣洁的女人变成一个妓女，希望她一生一世都做我一个人的妓女。

我的生理和心理变化也很复杂。走出家门，我是一个铁骨铮铮，坚强硬朗，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无所畏惧的男子汉。回到家里，我又像一个需要母亲爱抚的小男孩一样需要妻子用亲吻、拥抱、抚摸等身体语言来爱抚我；需要妻子用鼓励、安慰、想念等甜言蜜语来充实添补我体内的能量和光明；需要妻子在床上做爱来深情地爱我，使我因为一天的劳累而有些疲惫的心理太阳重新冉冉上升。

我经历过有爱的性生活，也经历过没有爱的性生活，这些不同的性生活使我幻象中美好的爱情画面变得千疮百孔。

我的情感和性生活经历很复杂，也很简单。或许我这个人很复杂，也很简单。

下面，还是让我从我挚爱的女人——我的妻子——韩梅讲起吧。

第二章

1

我和韩梅是在一片荒凉的海岸边一块巨大的礁石上相遇的。

那天，一大早就下起了大雨。我因为送一个预订的远道乘客，回来的时候抄近路走海滨大道，才有幸遇到韩梅。

记得那天当我行驶到那片荒凉地带时，灰蒙蒙的天空中正猛烈地倾泻着雨水，吼叫的狂风和海浪交织在一起，不顾一切地袭击着奔跑在海滨大道上我开着的这辆红色出租车。

这种袭击是残酷的，是可怕的。残酷的是，它不留任何余地，似乎我开的这辆红色出租车就是它要追逐要迫害的对象，狂风、雨水和海浪淫威地乌合到一起，要把它砸扁、掀翻，让它支离破碎，然后它们再一起张开血盆大口，把它吞噬到海底。可怕的是，这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驾驶员座位上，两只手同样小心翼翼地握着方向盘。车内其他座位上都是空空如也，我的心里也是空空如也。

一个人开着一辆孤独的车，在这种鬼天气里，奔跑在这荒凉的海滨路上，除了孤单之外，我体内多数细胞里都滋生了恐惧成分。

又是一阵狂风夹杂着张牙舞爪的海浪和雨水，劈头盖脑地砸向我的出租车。我本能地抖动了一下手臂，心里暗骂：这是他妈的什么鬼天气。同时我也非常恐慌地向路的右边望了一眼。

透过迷茫的水帘，我看到植被良好的高高的山峰就在路边屹立着。我庆幸道路的右侧还有山峰，心想：他妈的，如果没有这道山峰作为屏障，我的车说不定就会被掀翻。

我继续小心翼翼慌慌张张地开着车。道路左边的海岸上出现了很多礁石，一个个阴森邪恶、怪模怪样。这险恶的天气和这阴险的环境使我感到体内的恐惧细胞在快速膨胀，手心也沁出了多余的汗水。

忽然，仿佛是一种幻觉出现在我眼前，在一块漆黑的巨型礁石的顶端，有一个白点正在随着风雨来回飘摇随着海浪前后摇摆。

我分不清楚这一幕是幻觉还是真实的。我揉了揉眼睛，索性把车子停了下来。透过迷蒙的车窗，我看到那个礁石上的白点原来是一个人，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好像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

我小声嘀咕着：妈的，臭丫头，你是人还是鬼？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着的昨天新买的休闲装和休闲鞋，心说：这么倒霉！

这套衣服和这双鞋是姐姐特意请了假去帮我选购的。姐姐说：“你要穿上正经的衣服，打扮成个正经人，才能找到正经的好姑娘。”

就在这时，我看到那个白点在礁石上移动着，而且是向着海浪那一面移动的。一瞬间，我意识到了形势的严峻，我的大脑指挥部还没允许我的休闲装和休闲鞋暴露在雨水中，我已经打开车门冲向了礁石。

我几乎是横着把那个女孩拖下了礁石。她挣扎着叫喊：“放开我，让我去死……”

我毫不理会，怒气冲冲地拽着她的胳膊把她和礁石下面的一个放在行李车上的密码箱一起拖进了我的车里。

女孩还在叫喊。我大吼一声：“不要叫了。”接下来我开始大骂：“你这个臭丫头，你是从哪里来的？想死找一个让我看不见的地方好不好？在这种鬼天气，你跑到这种鬼地方来装神弄鬼，你是想吓死我还是想害死我？”

女孩停止了喊叫，惶恐地看着我，浑身打着哆嗦。

我扫了她一眼，又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的休闲装和休闲鞋，忍不住又大骂了起来：“你看看你这副德行，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这么年轻，你就想死？你也不想一想，你死了，你的家里人怎么办？你的父母怎么办？告诉我，你家住在哪儿，我送你回去。”

女孩没有回答我的问话，她抽泣着说：“大哥，我求你了，你让我下车吧，我真的不想活了。我没有家，我的父母都死了，我的男朋友跟了别人，把我的工作也挤对没了，哥哥嫂子不让我进家门，我真的不想活了，我要去找我的父母。”

女孩的哭诉使我体内膨胀的怒气在瞬间化为了同情和怜悯，一种保护弱者的心态使我变得很宽容很大度。我一边开车一边温和地说：“天无绝人之路。听我的话，还是活着吧，真的死了，你会后悔的。”

面对一个无家可归铁了心寻死的女孩，我惟一能做的是把她

带回自己的家，保证她的安全。

2

这是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家。这套两室一厅的房子是我靠自己劳动赚来的钱买下的，本意是送给我的父母，但是父母说什么也不肯搬进来。他们说，他们已经住惯了他们的老房子，他们舍不得离开他们熟悉的环境和邻里。事实上真正的理由我很清楚，那就是，父母不忍心让他们的儿子太劳累，他们要把这套新房子留给他们的儿子，作为他结婚之用。

这个女孩的处境使我变得很细心很周到。回到家里之后，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到洗手间调好了洗澡的热水，然后小声对女孩说：“打开你的箱子，拿出一套干净衣服，去洗个澡吧。”

女孩站在客厅中央，浑身上下透露着凄楚和茫然，全然没有听到我说的话。她仿佛已经快要死了，她的感知神经在海边已经被死神掠走了，她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怎么样才能尽快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被她的茫然和凄楚打动了，我的爱心在我的目光触及到她身体的同时也在我的体内无限地升腾了起来。

我扯了一下女孩滴着水的衣襟，当然我用的是那种对待弱者的怜悯动作，尽量压低了声调说：“去洗个澡吧，换上干净的衣服，你会舒服些。”

我这个人从来不会温柔，我想温柔的时候，唯一的办法就是压低声调。但我从不滥用这种压低了声调，在此之前，只有在父母面前，在爷爷奶奶面前，在姐姐面前，在小外甥面前使用过它。

6

我对自己说出的这几句话感到很满意，最起码，我没有骂娘，也没有说脏话。了解我的人都知道，从我嘴里说出一句完整的话，能不带点黄色成分是何等困难。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说脏话骂娘似乎已经成为我身上固有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我的一个特色。它们曾经兴致勃勃地跟随我很多年，现在觉得无用了，想要摆脱它们，谈何容易。

正当我沉浸在出色的表现之中时，女孩开口说话了，她说：“你先洗吧，不然会感冒的。”

她平静下来的说话声非常柔和，非常好听。尽管，那声音里依然充满了绝望和悲悯，但她那句“不然会感冒的”着实让我很感动，仿佛一股清澈的甘泉正在慢慢地流进我干涸已久的心田，使我感到无比畅快。

“啊，多么愉快！”我正在体会并享用着来自女性——年轻女性的特殊关爱，我浑身上下所有的血液都因为她这句话而涌动了起来，我对爱情和性的幻想也随之涌动了起来。

我像接受懿旨一样乖乖地去服从女孩的命令。可当我走进洗手间时，忽然想起她想自杀的事，又急忙跑了出来，冲着女孩小声地说：“你到我的卧室里去，我在外面把门锁上。”

女孩看着我，目光有些惊诧。

我连忙解释道：“我是怕你再跑到海边去寻死。”

女孩略微苦笑了一下，走进了我的卧室。她的苦笑使我本来就愉快的身心突然间产生了一阵强烈的兴奋。这一丝略带凄苦的笑容宛如丁香花散发的清馨沁入了我的心脾，使我的身体随之骚动起来。

重新走进洗手间，我在心里安慰自己说，在我洗澡的过程中，她是安全的。我的窗户外面安装了防盗网，不用担心她从五楼的窗户跳下去。

我脱掉了湿淋淋的休闲装，右臂和前胸上那两道长长的伤疤暴露在昏暗的光线下。它们像魔鬼一样狰狞着向我示威，使我的神经细胞里因丁香花的清馨刚刚充盈的轻微的浪漫在刹那间萎谢消失了。我的自卑感迅速地在体内扩张，我急忙用毛巾挡住伤疤，任流水肆意从我身体上滑落下去。

流水冲击着我的下体，那种从女孩身上散发出来的丁香花的清馨一点一点地回到了我的体内。我感到我的身体正随着流水的抚摸在发热，在膨胀，在充血，在向我呐喊。

我闭上眼睛，幻象的性爱画面中出现了那个正在被我锁在卧室里的女孩。尽管她一直在瑟瑟发抖，一直低着头，我连她真实面目都没看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就是无数次出现在我幻想中的那个女孩。

我沉浸在我在这个女孩的性爱的幻想之中，忽然间身上的毛巾脱落了下去，那两道伤疤又一次无情地暴露在光线下，暴露在我的视野中。我的自卑感又一次席卷着我的身躯，它犹如无情的寒风，不留任何余地地奚落着我，使我的身躯在瞬间萎缩了下去，我的心情也跟着消沉了下去。

我在心里大骂自己：你他妈的也不照照镜子瞧瞧自己这副德行，你配吗？从小到大你都干了一些什么？别人的意思是，你的女人，只能是妓女，或者类似于妓女的下三滥。小时候你就不是

一个好孩子，你打架、骂人、逃学、给老师起外号，你还两次持刀伤人，公安局那里还有你不光彩的记录呢！

可与此同时，我又否定了对自己的评价，我想：难道我就十恶不赦吗？不可能吧。不是有很多人对我还是很承认很佩服的吗？而且，承认我佩服我的那些人还都是对年轻人挑三拣四的上一辈。如果我一无可取，他们怎么可能承认我呢？我能赢得长辈们的承认，那都是我实打实做出来的，每个人的点头称赞中都包含着辛勤汗水。

我觉得我是真实的，我的行为中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和装腔作势。我的缺点我从来都不加以掩饰和隐蔽，尽可能地把它暴露暴露在众人面前，而我的优点却要通过我的具体行动来获得人们的赞同。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意让人们来赞赏我的优点来夸耀我的行为来以我为榜样。

就拿我给爷爷奶奶买房子这件事来说吧，这件事就是我从很小的时候起一直想做的，是一种很朴实很简单的感情促使我做的。我是家族中的长孙，从小爷爷奶奶就格外疼我，我一直记着这个情。后来，爷爷奶奶岁数大了，父母和叔叔婶婶们经常为赡养老人的那几个钱斤斤计较。每次我都在心里暗骂：你们他妈的还是人吗？两个老人养了你们这么一帮都养得好好的，反过来你们这么一帮养两个老人倒力不从心了，真他妈是的。

我也曾经下了多次决心，我想告诉他们说：让我一个人来，你们都靠边站吧，我一个人来赡养爷爷奶奶。

十八岁那年，我终于付之行动了。当然，我开始了我的男子汉生涯，爱情的成分功不可没。或许我比常人成熟得晚，十八岁时，我才第一次出现梦中遗精，爱情便在这个时候在我体内开始萌芽了。

虽然，爱情到底是什么定义，女人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处于懵懂状态，但我体内的变化使我经常产生一些美好的幻象，幻象中我把自己的一生和一个妩媚柔情的女子联系在了一起。

从此，我便和这个女子在我的大脑里谈起了恋爱。正是这种初绽的爱情和这种美好的向往使我一夜之间成熟了。我发觉我的肌肉在不断发达，我的骨骼在铮铮作响，我已经是男子汉了。我告诉自己应该行动起来，履行我男子汉的责任和义务。

起初我是给别人开车，后来自己贷款买了一辆车。我没日没夜拼命地干，还清了贷款，又赚了钱。

我终于让爷爷奶奶住进了朝阳的楼房，尽管房子很小。我许下了诺言，以后爷爷奶奶的生活由我一个人负担。

我的这一举动，被人们传为佳话，也给我的父母和叔叔婶婶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们为他们以前在老人面前的斤斤计较感到脸红。

爷爷奶奶安顿好了之后，我又想到了我的父母。于是我又拼命地干，于是我又赚足了钱，给我的父母买下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遗憾的是，父母说什么也不肯搬进来住。

因为这些，我成为一个孝子，成为长辈们用以教育他们不孝子女的榜样。然而，无论这些长辈们怎样承认我，他们还是时常告诫他们的子女离我远一点，尤其是他们乖巧听话的女儿们。

其实，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心里很清楚，我很清楚老人们对我的恐惧多半出于我身上这两道长长的伤疤。但这难道是我希望的吗？世界上好像很少有人愿意把自己不光彩的历史留在自己的皮肤表面，在众人面前哗众取宠，至少我于杰不希望这样。

我用手抚摸着这两道伤疤，并没感到太多的耻辱。

前胸的伤疤是为了姐姐。那时候，我十四岁，姐姐也只有十

八岁，或许是因为姐姐太漂亮，引起了一个有妇之夫无赖的注意。那个无赖对姐姐百般纠缠。无奈之中，我的父母曾经好几次求助于公安机关，民警们也好几次对那个无赖进行批评教育。但是，这些文明的东西在那个无赖面前没起丝毫作用，他反而认为，你们已经黔驴技穷，我要更加得寸进尺。终于，在一个黄昏，在那个无赖又一次纠缠姐姐的时候，我在盛怒之下将一把锋利的刀插进了那个无赖的身体，我自己同时也挨了那个无赖一刀。但是，我身上挨的一刀对我来说无足轻重，那个无赖却差一点命赴黄泉。自从那一刀之后，那个无赖再也没敢纠缠姐姐，而且在我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

从那以后，我便得出一条理论：对于无赖之徒，你只有和他拼命才能打击他的嚣张气焰。于是第二年便有了我的第二道伤疤。这道伤疤完全是因为打抱不平而留下的。

这两次事件后，在常人眼里，我就是个不折不扣的混子、痞子，更有甚者说我是个流氓。那时候，在我心里，混子和流氓是很神圣的。

于是我开始看武侠小说，结交讲义气的整天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江湖朋友。我们在一起总是同情弱者，打抱不平。我们抽烟、喝酒、打架、说脏话。

后来，朋友们开始谈论女人，开始离群，和女人们纠缠在一起，我们的团体凝聚力在不断地因为女人而削弱。由于我成熟得比较晚，我无法理解昔日称兄道弟意志坚强的朋友们在女人面前为什么这么不堪一击。

我很失望，我决定离开他们。于是我开始学开车。两年后，当爱情的细胞在我体内开始成熟的时候，我便开始了开车赚钱的生涯。

然而，无论我怎样做，在别人眼里，我都是个彻头彻尾的混子、流氓。我身上具备这种人的明显特征，我不仅仅有伤疤，我还经常脾气暴躁，我更是脏话不离口。我的名声很大，很多人对我都敬而远之。

再后来，我长大了，也成熟了，二十多岁时，我手中有了多余的钱。这时候，我的体内在飞速地发生着变化，那些朦胧的情欲逐渐清晰，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渴望，我频繁地在夜里遗精，我有旺盛的精力，我需要女人，我渴望女人。

但是，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能和我接近的女人，都是一些平素我最看不起、最讨厌的女人。也直到这个时候，我才清楚地意识到在女人的眼里，我是一个让她们望而生畏的家伙。

我开始后悔前些年野蛮行为，我试图改变，但又力不尽心，我控制不住自己说脏话，控制不住自己发脾气。可有一点我还是相当自信的，我相信我会很好地对待一直生活在我的幻象中将来能成为我妻子的那个女孩。

人们也许忘记了，无论我是个怎样的人，我都有权利向往美好。尽管，我梦中的那类女孩除了姐姐以外没有一个出现在我的现实生活中，但是，我梦里遗精时想的，我实在控制不住手淫时想的，都是一个亭亭玉立美貌如云冰清玉洁品德高尚的女孩。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女孩总在我的幻象之中和我缥缈缠绵，而现实生活中我又从未有此艳福，所以有时候我非常自卑。

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我的一些哥们怕我被欲望折磨得七窍生烟，他们出于好意带我去找小姐，或者帮我介绍情人。

我在心中暗骂：妈的，那都是一些什么人？好好的一个女孩，头发剪得比男人还短，最可恶的是，短头发之中还留着一缕变了色的长毛，编成一个小辫子挂在脖子后，辫梢还扎着一个像